

首都圖書館編輯



清車王府藏曲本

(全印本)

51



學苑出版社

全印本

清车王府藏曲本

51

学苑出版社

《清車王府藏曲本》第51冊目錄

懷宗傳 四一—五〇（卷八一—卷一〇〇）…………… 1

子弟書（單唱鼓詞）

殷代故事

渭水河…………… 123

東周故事

千金一笑…………… 132

孟子見梁惠王…………… 144

范蠡歸湖…………… 147

擲墳…………… 170

齊人有一妻一妾…………… 173

齊陳相罵…………… 176

摔琴…………… 179

蝴蝶夢…………… 191

藍橋會（原題：牌子）…………… 199

秦漢故事

十面埋伏…………… 207

天臺傳…………… 217

出塞…………… 219

查關…………… 226

追信…………… 232

哭城…………… 247

得書…………… 256

漁家樂…………… 258

藏（艙）舟…………… 276

痴夢…………… 287

三國故事

十問十答	290
三戰黃忠 硬書	325
白帝城	350
赤壁鏖兵	354
東吳招親	357
東吳記	360
連環計	383
草船借箭 (快書)	385
徐母訓子	391
單刀會	394
新鳳儀亭	407
嘆武侯	418
鳳儀亭	421
攬曹	427

魏晉南北朝故事

武陵源	430
花木蘭	434
風月魁	449
隋唐故事	
子母河	455
火雲洞	459
天緣 (元) 巧配	470
打登州 (快書)	485
沉香亭	489

李献来

大同宣化被响取

崇德万岁必知晓

得放大王来至城

就晓寺的响中恃

李自成

口中只把军师叫

李自成把北京上

是问便把大王叫

大料自

一足遣将策救兵

明就便是假共真

有谋去谋雷不勇

闻听此语怕以点

你的这

破都推倒大明君

了上面神乃细听

抄信早以装进字

劝李生

只用对面打一拜

可以便是输共老

闻这舍去代咳云

道着妙算果分明

李子要

面南登基成大局

天打雷珠震顶门

中军帐

教战已必天色晚

李自成与军流寇五中军帐上闹开怀

教已必令人撤去晓盖若为不姓安敢不表且说

了之西伯洪承畴的怕令代兵上城各奔此地

次日清晨早言洪承畴到了次日一早急升州府

立到叫中军打打起聚物也

李只听得：一阵响晓登时间什众进

这一拜

帅府行泰多左右

本帅昨日学有令

来音帮助巴达寇

一塔打破几生城

劝李生

大帐响动聚物也

洪承畴

今日是珍李自成

还有居庸城在左

既志未至巴达寇

今日亲自临军队

李了能征惯战人

生上闻言把话云

劝李生

流寇既破宣化府

难免杀戒打战事

一束要战二现世

看：城替何形景

有劳甲位速去帅

一阵成功破流寇

兵主少何敢不勇

芝西伯

戎装已必出帅府

中军早排兵五百

率手催马临楼下

劝一贴

军律者迎看输寇

难定日至今日中

言罢洪承久屈体

一合手收春披褂

随争打仗得元戎

多何响炮响放城

闻城老孟好进京

若能句

手帕卷成说情愿

立利帅府不消停

顶盔贯甲计多裙

手提兵刃上安心

洪承畴

只听得咚大响

以午史即打仗人

李至了

总帅接马四面看

定西伯军领重将五百兵丁来至江坊相离城老不远

军列阵前摆下了刀斩斧各样兵器洪承畴是李自成

是好大的威风呢呢老了这一样马立于阵前芝西伯兵

月后是属下的战怕摆下了旗旗等物史一般列于左右

总帅这才催马擎枪望对面观看

芝西伯

部下：扎队伍

几摆旗旗如麦穗

一支流兵重逆叛

首后左右列阵门

营门的

压地兵山一般全

摆了看罢响炮点

手内擎枪接上李

乱哄

刀轮剑戟似麻非

又与前者大不同

卷之层：我鹿角

城兵未往穿铠甲

卷之层

口内不言胸中语

元鼎二日看城管

云边云岸进流兵

总点星

安营却者这次序

四面围困有陷坑

穿箭的史即射甲厚

帐后射杀数不消

暗：说

且叫旂牌去要战
旂牌伸马到板门

快进营

只叫闻州受死

少若遇我不临阵

一言要回马回归阵

大帐中军跪倒登

李自成

那看何人临阵中

手执单刀声呐喊

振与闻王重临

别着的

老了一定把营冲

京和城兵并况那

口说营外人要战

问听不悦腮代怒

洪一怒里传令

大叫州营奇派兵

临阵当先踏脚争

枉手擒拿表残生

旂牌响

挡身还步往里吃

振身退受下中军

眼望李州叫先生

结导子

李要生抄刀起心

李生怒把刀主跟

难免挂城大衬痛

亲自先会此人

李姓子

言罢一齐叫介胄

人的生死比国高定为何者表过李姓子并未为先知其人一时不到

书中总喜李自成与宋烟这个人足坏大用的以办混皇退了程城

今日叫他交首好送还才弄了个算计不刺就是初害临门且说

一心只要亲自与先他又差为首之人要临阵中多流起上渴

新要保驾中成齐要出营宋烟说大王要御驾亲征李生也要

眼望去想着一看营兵的势派如何闻王闻听满心欢喜说军

师改要出营报好言罢军城冠一齐拍挂介胄我装已界出大

帐卷提兵刃上马速疑五百城兵呐喊首有丹杆门旂引搭来

空托门三声大跪放营门城兵城兵卷出大寨且说定西
伯正在江坊等候忽听城营的大砲响唬闻日理但见丹杆
门旂卷出大寨城兵呐喊乱奔军前立下旂扎下队伍有
数十名员将营一个一虚明甲中人物凶恶手擎兵刃生下
战马未至江坊多雁翅摆马不动
定西伯 一闻房下中战情 睁睛对面看分明
五百城兵扎队伍 两旁下 站定流匙是威见

人：招挂警兵刃
蜂蝶并捕写团子
一箭一姓不大团
川什么
过去说至看见了
为首贾川一支眼
姓城必反手献策
思计多端会团兵
今：接驹跨鞍行
国先八卦上秀存
此书表过乃抄碌
盔甲袍代与兵刃
洪承畴
定是隔城李自成
反叛军师恶州人
逆叛撞撞抢卷者
耳闻此人能打算
闻城全仗这个人
那一个
正而二人摆住马
但儿说通而不重
面貌年轻共能行
马上犯志自混音

刘地里
他今一个团子李
必有一坊卷兵战
除了姓城名字烟
能指对面喊一声
李自成
一支兵多威武
李自成一闻洪承畴的这支兵兵兵志威武心中就有些疑怯胆内说好一
尽定宋烟出主义
逆领省
何不如抄这般行
去了闻城旁哨报
闻城味未见奔脚
闻听招呼抬眼看
李自成
生非互内起刀兵
手多流匙出大营
但能勾
总帅说罢不代慢
好在台下表残生
打量取物与营兵
一停闻言把话云

支兵怕依有孝子现有这生巴达只怕有孝子难进黑州城正心中害怕思是一旁
的姓成代说闻言曰呼大王自管上着有官眷奉送李生自有退兵之计言罢惟有
左右的半拍闻言说列位新要小心的保家守家亦王主要家办傍的流寇暗
神神奔都准备不表且说李自成一见李师少派又有单人保送他就壮胆进地
也不知道之西仲洪承畴领兵首手不假深浅一借马来至江坊一声大骂骂王八
合的孝子是你家王千岁

李自成 眼中并不知奸汗 他把总帅当平人
口赞朗言说大话 叫一声 那了首手仔细听

你是何人去送礼
贿赂果起倒因果
竟敢府具申闹城

你忠

李自成要把卷多扭
李自成把北京上
并非处：立人指
不叫早献这生期

拉敢要战五玩门
有义安心上北京
若要投降保佳命
同遇吉合左良玉

才高深

一落得几尽投诚
这是李子的说典
休要痴心生妄志

大王了

山陝河南与湖廣
担天俱各表残生
那个不是将英公
人之临危不济善终

你活志

你若依着李了功
李了意该生北京

大明天子洪福尽

初场你

天义说典十八子
牙崩半了说不肯
言迟未及洪了怕
多有做文善武臣

可记清

洪州刚提这一句

只怕甜保一命玩

大罵欺心害恶人
料你不晓初洪某
姓蟒山前那一拜

那一边

洪州刚提这一句
洪州刚提这一句
洪州刚提这一句
洪州刚提这一句

观今转肉火能臣
弃将投明是正程

李自成

大明江山如铁桶
十数年易过过去
撞把残生一命玩
嗚呼闯贼李自成

洪了靛面不过是个闲其名今日临阵在也想不到洪承畴首来方才听见提了
个姓成代说走李了字上就知道一任敢则是洪老了你说把个城一被马竟扑了营门
好佬一边里借马一边里大叫军师你去与这野球：免春话

李可哩

李自成又同副
因书又手控人马
借马手至大营内
李了有些香香疼

李自成

保知洪了能马能
只叫军师重弟兄
且说承畴供元帅

这一个城

那人耽味福人云
一枪未能表残生
不恰那住临军阵
仔细观助暗：云

附内说

就是这狗男女
死勾男如老共切
处：缺少良心良望
且说闯王李自成

巴达原

可惜白得这几省
承畴或死或不左

李自成

为伍喝的走左门
天下煮：不太平
总回是

到只怕

你若有人来但巧
你访才能放下心

不改总心禁的很
军师由神仔细听
你保可能往妙攻
难过巴达原庸城
大料甜把扯处破

白坊兵怕在旁神

李献策

不晓领兵是那了
矮城一见闯王出城的身影不由心中不悦五马上叫道大王通即的是了什
人大大通即与他甚云文手一边就这来吃哩某物岂不令人耽味何说又通
些伴说：骂不叫大王受京自成一向字矮一片言词也竟着不是不叫由
不叫面红过耳叫声军师你当领兵的野球：免的是谁字矮说不能
自成说首者就是洪承畴那挂八合的朵烟筒听微：吟吟骂大王心

不叫心中大不悦

难道说

真差心中怕又京
代忠闻言把大王骂
项去三防天外的人

曾放心难道说若者的在那石良正苦语功还比他者说不成

子献策

口中只把大王叫

别把承晴放在心

大三应有天子命

马能闯过太原城

洪承晴

难挡大王洪福旺

惟恐闯王渡了劲

总不要

总因大王是真主

只怕不能到出今

盖武大同宣化病

勇似项羽李玄堪

刘处里

用语言调李自所

若不是

七盘山内早丧命

死的元帅个三么

那怕他们勇战事

只有神仗保戎公

定西伯

有谁系系战孝帅

姓城时下勒云各

承晴洪帅你是听

典威顺王不顺君

这了城

陶王唤口他就抱

暗令知会将与兵

无鱼袋袋

前拳对鞋后手松

只听吧的响一声

怕左兵丁扇一扇

对准了

姓城哎呀吊下马

取出一张宝子弓

定西伯一見李自成就话炮不能见战又是气恼胆肉战就

是这一起去用之物竟把山陝河南几省的州城打破可

见得天下少有英公劫主的洪福当战才把这些叛逆尽起

来总帅正杰怒恨忽见对面的反叛中那个矮子中马怒来

要下说问总帅只怕又相闯城卷说没有就跪又怒来矮子总

不是为首的流寇可是叛逆中有各的城人还是要紧的人物

因此上总帅要按下毒手未说箭射姓城之先暗令知会

身后的手怕叫他们于各杀城冲营擒拿流寇忽见他家的元

帅抽弓拔箭忽把搭弦对准了矮城吧放他去姓城正

杰说道这性之处猛听炮对面洪了射了一箭来姓城

说声不好忙将身形一歪躲过箭心石膀之上吧钉上了

梅针哎呀呀疼着金斗吊下了生季你说把个城隔了一

跳人：奔撒生季往上冲跳来持总帅还有冲城兵上

首先把姓城抬上了角驹一同闯城往回里好炮又听

对面官兵叫杀了一声喊乱撒生季掬刀拍一拜厮杀

大不相合手流寇估量着难以敌挡一个个奔老保改国三

与字烟往直化府败将下去

这一拜

人声喊叫京天地

人：新要矜城首

败残流兵声叫苦

闯透八面冲城兵

登时间

耳内只听人叫苦

追奔流寇重反叛

中战响

个：志拿李自成

南北乱跳乍子范

陶王一同冲城怕

一座城管尽踏透

尽都是

官兵硬敢往里冲

半顿兜即重三拜

冲破七层圈子首

住夜未矮腿能行

喊杀振地不绝声

连翻左数重城兵

流氓心慌往下跌
人以乱滚血水流
万咬犀羊多几多

臣反叛

正互逃踪凉凉处
闯王口中说不好
书射空惶方知晓
射隐良谋路畧精

后面逃兵乱杀人

刀磨钝刺人乱刺
败残残兵如海乱

叫苦哀哉言不断

洪老

中城个冒英雄
膀臂之上着伤疼

是所不听闯王话

只杀的

滚汤擗雪一般全
丢盔掉甲走云门

拚命奮怒老逃生

揭威响喊往上攻

宋姓子

这才知道洪了勇

一时也真可粗心

这是新

这一败回宣化去

一时大意料不到

好叫

身代中伤又折兵

总是抄路不同野史注语苦断定西伯世承晴这一阵流城的人马伤的不少

夺了个东西乱滚南北奔逃一路尸横遍地血水成沟堪三天晚总帅令收兵听

哨一洋罗响收回人马苦论孔超滔卷的三军就逃进赤城兵捏拿淘城方是正理

如何反到喝金此是为何意表过承晴用兵与重不合这一阵追杀流超善是

以为大端合卷一录天晚互要待下逃去杀州兵又怕右的州兵

三千自损人有八百

定西伯

传令喝人全收人马

说这是

总帅洪了把话云

眼望麾下中战收

别辞辛苦要尽力

严加防范托城保

甲战特

照旧进了巴达凉

每日代兵要巡城

好安一群中教民

中收卷在说卷令

代领上城不用表

朱合都

照旧的

再看逆叛怎么样

三兵去付教不苦

总帅也入城里中

威煥北闾秋卷危

二州奇闻先不表
中多城略保崇烟
城门紧闭派派兵

李自成

梁子不能指洪帅

似此那来怎么办

梁子快收人共马

总别着他是正经

且说败阵李自成

败回宣化入府中

矮城箭伤膝背疼

不住只把苍天叫

伤了所

大料不能上北京

且叫军师养身体

一同有

今合派兵进师府

价面朝天打哨声

服侍城为呼弟兄

一季城中人共马

若依省

姓八合的真利害

吊挂一好再调停

朱献策

在书歇兵五七日

中书此方不比野史总要常断不说闯王在宣化病中兵架养毒病也不言承晴把奇

居庸关巴达凉官卷差官上京乞秦天子

处京慌卷外报差人入京都告急的卷章犹如雪片

管合合就要亡意当个时宗万岁且说对党杜治亨

扎定西伯把市居庸关挡住了永昌的人马不能前进任党的心中者急意理这一

总周是

信寇奸党杜太监

他把承晴心记住

他今帮助巴达凉

二来闯王好进兵

洪承晴

如今何不速般行

他苦卷系公商议

点口把不王叫

新君不

上只爱放宽心

杀了承晴左作人

杜治亨

卷管该当止大恨

怀恨与才可一定

今遇是

一来害死洪元帅

先把咱家怨气平

料卷无人指流兵

去请荣弟名杜勒

杜治亨

大家好献北京城

杜治亨

说罢立刻不代曼
去访内官名杜勤
杜勤他
一介未人重在下
川街越巷未向味
报与任党杜治言
二人见面多亲近
杜勤代味叫宋兄

差遣心胸阔用人
稟随卷卷忙出病
一间提督差人去
登时间
提督私笔下能行
好城亲自往外走
施礼携手往里行
差人呼唤到差府

返般如此说一遍
去访奸贼一党人
并不接透话口座
坐跨刁安去了门
早有人
来至通武代差所
二人归生少差主
可有何事疑吐恨

杜治言一見杜勤满面代味口呼宋弟休要有急有疑必说宋言宋言在內书房
中没家内家奴卷卷在肘齐備方了好光来至內书房一齊坐下杜治言叫道丁出去去
下母若小太監還是心附之人服侍还过数盞杜治言代味叫言口呼宋
弟今日幸得駕臨寒舍是一件要緊的事非你別入不能就只是
關係非小

杜治言
只因你前多相熟
今日有任要緊事

眼望杜勤呼宋弟
要像面神仔細听
一母合胞亲弟兄
固執上

皆因你是知心人
天意該與孝子
布衣起首利天下
獻西安

目今大限法福尽
瞞暗是內降順君
將宋走至北京城
宋往來者书信通

差人詳駕到寒舍
該与法帝換邪廷
李自成
咱家早以恰他恨
這些可情難唱你
也願情心归順李
還是真心是假心

你何知

出子去李保李被
陶王親令兵臨進
洪承畴与初有仇恨

宋弟你
法說宋來問宗身
萬家不過三百里
去出這多險難的

兄用宋弟一句話
杜勤更問呼足畏
口是心非有假义
知子不真暗有神

杜治言
如今要把陶王帳
金廟玉聖一顆印
這件可情說給你

只问你
丈夫說話口向心
久后臨危不善終
宋又有話只發氣
這印代味說狠初
你必恨
好道承晴這文兵
未提投明先立功

归順陶王真不真
初若是
你初总是合心义
發像初心似你心
守弟面神仔細听
私益國家費宝珍
想了忍
任党之言还未尽

杜勤他
肺腑着忙下吊了魂

杜勤他一聞杜治言的這些話叫他益取宝印由不冷唔了一跳自
已說這件印關係非小什么親免的索國求宋和初反叛还要
偷盜國家的宝印偏志機關不穩在宋了凡声只怕有這凌過
代說不取印可豈不要緊了宋日与杜治言商議要投順的主
意么左者取以子自成也非說過一次了如今又誰改口在
了他男志了志這野印在左右難盜因此上低以不語沉
多今日為是去訪請問現今李自成的人馬與初什么地方
則而初決了特任了承昌的人馬不願前進料有洪承畴這了

老狗原为智勇双全是个非凡的英才杜治亨见同口呼弟弟
这如今闯王的人马攻破了他更破了他口说：要到居
庸浦巴通殿下谁志洪州东者帮那居庸浦着处自成难以进
兵前有心可居之查古今一百岁洞结决内别处而去因有番番
而为苦命的王大同相持闯王的人马初与兵新的李建不作
的那事情未了现今李建太迟在三法力的监禁之内呢因
此上不敢互骂首之查才把李事请示你惹一惹万全之策
只要盗去那宝印

杜治亨

有才未作这件事

你说大水快福尽

杜太暗把西步献

眼看不久到北京

洪永明

弟兄我有一条计

眼望杜勤呼弟弟

弟是你

你初归降李自成

才能大兵往北京

大兵难进巴通殿

他比别人还利害

总要要

咱双心非别人

先叫前顺承昌君

叫舍姓

山陞河南俱改顺

定西伯爵欲大兵

智勇双全善用兵

国家宝印信文通

杜治亨

好退进暗情与兵

杜勤一言自以音

久有归顺闯王义

这个宝印交我查

用宝印

料他未必肯交成

何仇大可不成功

杜治亨

存存初开会商议

正该今就机会送

总是内监难入正堂

却是法化王太师

王法化

杜勤低心犯志

何用为推声不响

大丈夫

既要安心另投王

就渴豁出去共生

思前暗后令人叹

豈不就

杜岳内监不若者

杜治亨不晓杜勤为惟自知口人盗取再不惹恨任处下手一
见他低心不悟只多有些言明不敬去生才用几物言词说
了几句杜勤听心下着急口叫兄去并非小弟胆怯不敢
成成我子李固有些难作宗兄你志书印乃是正堂周外一抗李

就便奉旨周印还有日礼监王法化亲自所用，果叫外：过日方
解袋去口来，查兄你志：这宝印怎能够盗得手中，初宝不有急及
何不叫小弟恩恩

内监查

杜勤代笑闹言道

这个宝印交我查

你叫的

宗兄也要细审神

咱家多是内监取

服侍好，是正言

怎不着急左心中

内库收存宝印处

料也难盗去宝珍

初与宝兄非别了

知己恰似一母生

咱若不作这件事

久后难见承昌君

杜治亨

咱家早以志到环

先去是：王法化

假说十个假千两

何愁书印到手

这就是

昨日办有书印余

一言不发全欲睡

咱听什说呼弟弟

盗宝宝

俗言财帛动人心

料他正公也必在

杜勤问听胎胎点

陶王洪福诸神佑

何愁那

这子何用你难心

话与次去送般行

先送他

只用此去送做作

话脱代叫叫宗兄

你初在话要成功

宝宝：宝到手中

杜治亨

是朕可了退兵計

奴婢係

要仔細查三河縣所

為一人可前去上定之城

任党叩首呼弄

懷宗傳四十二

左良玉的這宗用兵真與別不同，全日有一件不好，真是人胆大，只從不舉城大退，現中只杀的流賊胆裂魂飛，望影而逃。他日把流賊睛不在眼內，放不在心上，怎知陶賊中現有个家獻策，難纏行歹，因毒終久必受他人大喜。天地的總別言，傲自大，別說他不明，有什么莫本式惹我上的面，前的那点尔勾，他使一辈子的这个话，大令人不伏，臨期总是入人家的圈套，那時惹之后悔也迟。此乃閑言，且說統寇李忠在一傍勒馬，現着孩兒兵施展恭牌，單刀想一陣成功，未退良兵。

繼知尽都臨在極戰坑之內，一丁一兵倒而歪，站立不住，真是近也難，近退也難，退又听一声的炮响，但見從左右左右石樹林之中，山坡之上，低凹之內，內出官兵一丁一兵，盛甲明，真旗旌，旄，展刀，鈴，亂奔奔，奔奔，奔奔，把个一支，扁吃了一大，宗情說不好，我着中，计话未说完，又听咣咣一声，炮响，從对面，中乘了一支人馬，元來是寧南，伯左良玉，代兵，奔奔，真是凶如太，受惡，似喪門，又搭着王凱，炸，显，还有五百豹尾兵，追一陣，吓，把些孩兒兵，杀了个苦情，真是痛哭，嗷，啣，悲，声，憐。

四下里 人声呐喊如鼎沸
各奔刀枪与刺戟 兵方将 毋如山倒一般全
对面下坏一支席 不由有吐面目更 猛似凶神性上冲
手下流兵死不死 一催生季林大也 且说良兵施英勇
只听兵刃响连声 流贼胆怯先逃走 苦死逼劫小孩兵
总共有 秦牌单刀难敌你 怎奈脚炳在坑中
展眼之间死不少 一个了 首刀中刃丧残生
幸亏李中炮的快 不管孩兵死共生 江坊内

尸死横胸皆孩子 批了恭牌与刚拳 左排慈兵只一阵
砍作哀怜方良兵 人愈勇奇努力 可怜八百小孩兵
尽死在 官兵鎗刀下斧下 席头勾搭刀俸身
赤尽流兵方止刃 左良玉 信令尔部快马金
只听一阵闷罗响 三军齐唱凯歌声 且不提
左帅得眷回老寨 且说流寇贼李中 幸亏相离大近
奔进北地炮道营 人报流贼方亲烟 吓坏流贼李自成
又则见 从进来了支席 形容大改面如金

上帐口把军帅叫 旧把那 一性情用说个明
此必不全野史只要城断为炊一支席李中上帐口把江坊
打仗孩儿兵遭劫在梅花坑战之内又有埋伏的官将代兵杀
伤了八百孩儿兵得便脱逃回营的话对看流贼方亲烟说了
一遍你说把了李自成只吓的面目更色又见流贼便道李恭
主其自退后我自育主义一支席李中答应退下退去不表单言
流贼李自成眼望凉烟叫声军帅你不听梁子之言小者左良
玉那野史你怎知他的利害

李自成 眼望流贼名亲烟 叫声军帅仔细听
梁子丑身你知贱 朱脂县 身奇捕快在公门
只乃梁兵劫黄扛 官派梁子去拿人 多亏李人救梁子
差么程拔良府县 将我插在牢狱中 一心扶我坐朝廷
大高起又出典心 抡关夺县身造反 杀的牢内数不迭
到如今 搅乱河南与山陕 宣府城下安下卷
至到如今十余载 才来到 左良玉
这坐城地说好破 谁知怀亲救兵

娃八爷的真利害 你我不过枉用心 若有此人来阻情
大累不能到北京 枉受教我他杀苦 白费辛苦血战功
可惜了 空得三者中何用 只怕还隔归大明
国贼说看去叹气 赤献策 代哄忙把大王善
此暗羞败还未晓 不过伤损小孩兵 左良玉
元本驷石真汗 李生自然把他拈 总仗大王洪福大
须用用智把他老 崇言逢强须用智 且弱生拈自古云
我李生 只有良谋退官将 宣府招日到手中

流贼闻听心欢喜 又听得 流贼对中说活云
流贼来烟用话把李自成说了个痛心欢喜又听他眼望重贼
恶多说到位千万面神昼夜防备活要小心左良玉及晚偷逃
和寨明日总有官将前来讨战不可犯他单着我明日一早击
进营在方近之处平川之地少不得用志拈拿左良玉取宣
府城 重贼答云 此必不可带刀只要截断到次日清晨
流贼亲烟单人独李脂：击了后寨正了去了一天：晚才回
流贼老立刻升了大帐

这姓贼

俱集屯中流寇

忙了什了中军忙
粮望着

一全闹贼李自成
红轮西队日归回

姓贼对重闻言道

口呼列位重寨并

今夜晚

天文二古技也暴

贱与合老重三军
离此不过十里地

不许声此方响炮
有去古山俊藤拳

旧在那

闹贼闻听忙了向

山前安老下大寨
亲甲帅

不必多说话下全
姓贼说

大王不必往下向

到了那里自点明
先叫他们各用饭

不必多说倦下全
能食一顿路起身

还隔另

守位大王忙去

急叫那

兵丁快了予备亭

流氓一各声答否

大家下了帐中军

登明间

尚老贼兵尽知晚

为首姓贼情令行

大小流氓忙不住
饱食一顿不消停

此一物

打点多时身起身

外面还过起更后
姓贼一全李自成

旧在中军各用饭

眼看眉

不竟旧是子物辰

说宋烟这中贼真是统计多端另人难测别说闹贼李自成一
物心中不更旧是合意中的流氓占十年了不安也不赖什
么主又尚老中手忙脚乱旧任起更之物忙起喂马的喂马用
饭的用饭直忙到天交三古棋各各停妥旧着角走大家好
用饭以必令人撤去碗盘那天旧是三古别分一各起身不表
且说李自成闹贼一全姓贼宋献策在中军帐内姓贼传全拉
过大王的生李为救老起身

亲献策

姓贼也回上了马

一声令下拉过马

扶倚闹贼上能行
年多流氓不消停

贼兵势守非小可

数万之军别当睡

都只局

大小贼兵暗起身

水坏反叛军贼兵

一各忙了技也暴

尽把那

贼兵忙乱收拾起

罗过帐房收拾起

刀枪棍棒用舒手
手忙脚乱不消停

保看闹贼方亲烟

一各扳安上走履

步下流氓随队炮

一各技暴击大老

又不声忙不响炮

大中流氓起了身

登时闹

只因姓贼施毒计

离了宣化城一王

调闹大陈往前行

那天不过五更古

半夜里

有人来

近老报方左良玉

总冲犯想自沉着

反贼半夜柳暴走

思想闹

不慌何暗起身

莫非闹贼生统计
又有兰旗上中军

报说总镇击城外

元内外

下马来见老元成

左下分付快快传

呈请水了性外行

不多时

报外进米海总镇

一各会面代喜尼

言弄流氓柳暴走

左良玉

义方人胆大那知反甲了计穿履

左良玉一闻流贼是夜投营去不由心中犯愁暗说且住耳
闻贼中有个李自城的军帅比贼生的身不高三尺他善于用
兵围城一格上拾肉夺县杀害那些文武军民尽是这中贼
的主义旧是山西河南连卷几阵尽是此贼出的主义贼也
中既有这么个人能敌敌投营撤兵的道礼难道说我的
是战坑伤了地儿百孩鬼兵吓的他投营去了断么此礼怒必
付又暗骂好一起玄知的反叛似你这贼王开观天英鬼的见
式其奈我仍不是左某说句大话尔等由如那探囊取物掌

上观纹一般左良玉正自气恼忽见有人报说总旗海奎元
外下马来见在下使传不多时海奎元进营中军帐此叙礼归
坐海奎元先谢前者追贼之情述后这才代叹口呼弟弟若兄方
才听见人报说流贼半夜投营竟自而去不知反叛的真假
实若兄放心不下故此至营付兵主的示下

左良玉 皇上闻听呼兄去 总旗只管放宽心
畧起流寇投营寨 兔有那 统帅多端用不中
小弟自有退兵计 畧那流寇有何能 言必时

言叫中军上大帐 本帅有令莫肯停 忽见下面人各在
上奏通营一中军 控背弓身呼元帅 不慌何令那里行
左良玉 王上分付细作 叫他前去探军情
中军答覆往下帐 不多时 代近细作上中军
双夕跪倒呼元帅 粤南伯下把话么 便道是
细作快去要哨探 顺着五北看贼营 去探个急个贼踪
千万面神加小心 仔细打探回贼信 暗他何处扎下营
只要你 打听明白急回营 本帅一主有赏封

不可粗心须仔细 哨探了 明白报与本帅听
细作答覆忙站起 退步下了帐中军 急忙
去营前去探流寇 且说二帅在老中 海奎元叹呼
去矣首神仔细听 当时细作苦回营 听了反叛流寇心
果然要 远离逃生通官府 真真流贼得了生
万一还在方近处 保不住 还有厮杀大战促
海奎元说畧起流寇不肯拉离官府必在方近之处要老下
寨不过定生些个计奸谋还望兵主千百面神才得左良玉

面听微了冷叹口呼兄良畧流寇想也没有什么能作之处言
心付分旧在中军帐上夜摆晚宴一全海奎元欲说叙话那天堪
己正忽见细作奔来上了大帐双夕跪倒口呼二位兵主走
下在上小人奉命前去哨探流寇的实信那流寇的大兵现
今离营有十里之遥在那凌龙山坐歇安营下寨哨探是矣
特来回报帅主登寨左良玉闻听点头分付与他已牌一面细
作叩首领牌下帐而去

左良玉 一间细作报的话 微了冷叹两三声

流寇退至空宝岭 凌危山 那里下寨安住老
畧想也怎甚晚说作 那把反叛放在心 快分付
大兵立刻将城近 好安一群重甲民 右看逆叛怎么弟
本帅好退重贼兵 重将并令奇答后 喜怕官府海总成
但愿那 左帅亟做全议下 好保官府退望城
此必截断不多叙 登村间 合营之中予苟事
先令人把残席撤 然后大家欠起身 水陆合
甲卒拉马能行马 刃高先帅往外行 帐外报安上生季